

## 《醒世姻緣》中薛素姐婚姻問題的探討

李 玲 玲

### 壹、前言

《醒世姻緣》這部書是明清時代長篇人情小說，徐志摩評論它是「中國五名內的一部大小說」（註一）。其內容是描寫一個兩世惡姻緣因果報應的故事。作者西周生運用寫實的筆法透過家庭問題暴露社會的黑暗面。

該書共計一百回，前面廿二回為前世姻緣，描寫山東武城縣官僚地主晁思孝之子晁源，娶戲子珍哥為妾，縱妾虐妻，以致嫡妻計氏自縊而死。在一次圍場打獵時，射死了一隻仙狐，這就形成冤孽相報的前因，廿三回以後至一百回為今世姻緣。晁源因姦被殺，托生在繡江縣明水鎮地主狄宗羽家為子，名為狄希陳，狐仙托生為其妻薛素姐，計氏托生為其妾童寄姐，珍哥托生為妾婢珍珠。狄希陳一家就成了前世冤仇相聚的地方。珍珠被寄姐逼死，狄希陳則倍受素姐、寄姐的虐待，而素姐的酷虐尤為異常，他對狄希陳囚禁、針刺、棒打、火燒，無所不用其極，狄希陳後經高僧點明因果，誦《金剛經》一萬遍，才得解除冤恨，福至禍消。

一般人都以「怕老婆」來做為全書故事的主幹，以命定與果報觀為架構。實際上在這報應故事的背後，隱藏了作者銳利的視角，他企圖超越傳統的規範，重新反省現實生活的價值，於是藉著一段千瘡百孔的婚姻故事，表達了對封建禮教的強烈抗議，更以誇張的描述，聳動的情節，凸顯自古以來「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待遇……，替受制於傳統「三從四德」枷鎖的女性，出一口氣。是屬於一部探討婚姻的小說。

中國傳統婚姻目的是建立在延續子孫與祭祀祖先的基礎上。正如同《禮記昏義

》所云：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子重之。婚姻是兩個家族的事，締結方式則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除了極少數敢於悖禮情奔之外，男女當事人對婚姻，則鮮有自主性。在這體制下，婚姻成爲賭注，好壞只能靠命運。譬如《醒世姻緣》薛素姐的婚姻即非自己的選擇，完全是父母之命，以致埋下了悲劇的因子。

薛素姐婚前個性雖略顯急躁，但並未太殘暴，仍是純良少女，婚後由於家庭不幸福，致使與生俱來的劣根性展露無遺且變本加厲，成爲「凶悍到沒人樣的婦人」（註二），作出毆夫、虐夫、殺夫、忤逆公婆等異常行爲。這樣的轉變，代表什麼特殊意義？頗值得研究探討。

## 貳、悍婦薛素姐與懦夫狄希陳的角色塑造

《小說纂要》中指出：「人物是故事中所必不可少的質素。也可以說小說戲劇所表現的便是人物的爭鬥。同時，不單是表現他們的外形，而更重要他們的個性，意志的表現，與感情的變化。」（註三）。人物是故事的靈魂，角色的塑造則是人物成功的重要因素，經由角色外形描繪，個性的表現等，我們才能深入了解他們的內心，進入他們的世界。因此，我們從外形、個性、出生背景等方面來看其塑造角色。

### 一、外形與個性

薛素姐的外形，《醒世姻緣》描繪她小時候即是唇紅膚白的美人胚子。

俊青的頭皮，烏黑的是頭髮，白的是臉，紅的是唇，纖纖的一雙玉腕，小小的兩隻金蓮；雖然是荳蔻含苞，後必芙蓉出色。（二十五回）

作者透過薛素姐婆婆的眼中第一次看見年幼的素姐，是個黑髮白膚紅唇的美麗小姑娘，這一段敘述除了透露素姐的外貌之外，也是作者別具用心的安排，素姐的婆婆想必心裡喜歡，才會促成這段姻緣，絕沒想到這「第一眼」會成爲後來倫理大悲劇的前奏曲。薛素姐長大後，果然出落爲一位貌美、溫柔嬌媚、體態窈窕的佳人。

柳葉眉彎彎兩道，杏子眼炯炯雙眸，適短適長體段，不肥不瘦身材。綵羅袂下，煙籠一朵芙蓉，錦繡裙邊，地湧兩勾蓮瓣。若使雄風不露，爭誇洛浦明

妃，如能英氣終藏，盡道河洲淑女。（四十四回）

狄婆子看了他那模樣，好不溫柔雅致，嬌媚妖嬈，心中暗自歡喜。（四十四回）

素姐開了臉，越發標致的異樣。連舉人娘子來到，看見，心裡想說，自己閨女老姐，那趕上他的模樣。（四十五回）

如此美貌的素姐，她的個性卻是急躁的、烈性的。

素姐怕他還有甚麼唸將出來，再忍不去，將薛三省娘子跋他瞅一瞅，罵道：

「你們耳朵不聾，任憑這個野牛在我房裡胡說白頭的，是何道理！替我掐了那野牛的脖子攆他出去！」（四十四回）

好俺媽！我賓相做到老了，沒見這們一位烈燥的性子。（四十四回）

她待人是吃硬不吃軟的。

就是公公婆婆，我罵幾句也是有的。我也並沒曾動手；倒是俺婆婆還打了我一頓鞭子，我不過咒了他些。我連手也沒敢回。（六十三回）

說起他爹來，我倒不怕他；說他姘子，我還有二三分的懼怯。（六十五回）

薛素姐曾遭婆婆鞭打四五十鞭，相姘子痛打兩百多棒椎，因此對她們顧忌畏懼，顯示她欺善怕惡的個性上的缺點。

狄希陳的外形，是相貌平凡，身壯體健。

狄學生雖不十分生得標致，卻也明眉大眼，敦敦實實的。（二十五回）

他的個性是：

不識眉高高低，不知避凶趨吉的凱貨。（五十六回）

刁鑽古怪的異樣，頑皮挑達的倍常，若不是這個老婆的金箍兒拘繫，只怕比孫行者還要成精。（十二回）

狄希陳的流和心性，一見個油頭木梳紅裙粉面的東西，就如螞蝗見血相似，甚麼是肯開交。（六十六回）

這麼驚頭、頑劣、好色的個性，再加上狄希陳又是個膽小懦弱的人。

無奈那薛素姐雖有觀音之貌，一團羅刹之心；狄希陳雖有丈夫之名，時懷鬼見閻王之懼。（五十二回）

素姐說：「你實說這是誰的？你要拿瞎話支我，攪亂你九祖不得升回，我情知合你活不成。」狄希陳嚇的那臉蠟滓似的焦黃，戰戰的打牙也骨，回不上



話來。（五十二回）

秋希陳貌不出眾，個性懦弱的角色塑造，碰上美貌、敢作敢為的薛素姐，如果當時可以自由戀愛，自由選擇結婚對象，以他的條件，薛素姐必然不會嫁給狄希陳，因此，從外形與個性而言，兩人判若雲泥，有相當大的差距，這種差距也使得這場婚姻註定了悲劇性的結局。

## 二、出生背景

薛素姐的父親薛教授雖是個良善務本，飽學的教授，卻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弟。

家中有一個庶母弟極是個惡人，專一要教兄為事的。（二十五回）

父親家族遺傳帶有不善的因子外，薛教授的脾氣也是暴躁的。

只見薛教授熊一般從屋裡跑將出來，也沒言語，照著龍氏臉上兩個鬮巴掌，打的像劈竹似的響；腿上兩腳，踢了個趑趄，又在身上踢了頓腳。（四十八回）

這段文字將薛父急躁的個性，動手打人的粗暴，描繪的十分傳神。

薛素姐的親生母親龍氏是出身低賤的丫頭，身份不被尊重，是個沒有見識，知識的粗俗婦人。我們可以從她的言辭，看出她粗鄙好強的個性。

龍氏道：「一個孩子不知道好歹，罵句罷了，也許他回口麼？誰不知道我是姓龍的？我等小巧姐過了門，我叫小冬哥一日三場提著姓相的罵！他若不依我，也把小巧姐打頓鞭子。」（四十八回）

龍氏身份的低賤形成的自卑心理，表現在她不分是非的攻擊方式，龍氏的個性與行為，薛素姐自然是深受影響。

叫我每日心昏，這孩子可是怎麼變得這們等的，原來是位奴才（龍氏）把著口教的！（四十八回）

經由薛教授的敘述，我們更肯定龍氏對女兒的影響力。

這些來自母親與父親的惡質遺傳在素姐的血液中流動，因此沒有受什麼教育，不好的遺傳加上家庭的惡劣薰染，造就了一個凶悍的薛素姐。

狄希陳的父親狄員外則是個怕老婆「數一數二的元帥」（五十五回）非常懼內的個性。

員外道：「你還不快著取書去哩！惹起你娘的性子來，你是知道的，我還敢拉哩？說我不管教你？只怕連我還打，沒個人拉氣里！」（三十三回）

狄員外道：「你可是個不肯動手的人！兩口子論的甚麼？你問娘，我不知替他端了多少溺盆子哩。你要早替他端端，爲什麼惹他咒這們一頓？」（五十九回）

狄員外替太太端尿壺、挨打等行爲，狄希陳耳濡目染之下，對太太自是畏懼。母親狄夫人是個能幹、果斷的女性。

這當家理紀，隨人待客，做莊農，把家事都靠定了狄婆子是個泰山。（五十六回）

狄家的裡外事務，全由狄夫人一人打理，擁有當家作主的權力，狄夫人對獨子狄希陳的教養方式是溺愛縱容的。

他娘說：「你休只管狂氣，我待打殺那婆娘孩子，我自家男生哩？」（四十回）

由於是獨子，所以狄希陳犯錯，狄夫人會心軟狠不下心處分而寬容他「見獨希陳嚇得焦黃的臉，躲躲藏藏的不敢前來，心中把那惱怒都又變了可憐。」（四十回）

父親是個懼內典範，而母親又溺愛縱容，在這種環境之下耳濡目染，自然造就了一個懦弱無能的狄希陳。

雖然狄、薛兩家是世交，父母情誼深厚，但由於雙方外形、個性及出生背景的差異，急躁、烈性、吃硬不吃軟的薛素姐，碰上了懦弱無能的狄希陳，自然塑造了悍婦薛素姐和懼內的懦夫狄希陳，這樣的婚姻會幸福嗎？

### 叁、薛素姐的婚後生活

「悍婦是指性情凶猛、行事強橫的女人」（註四），素姐從婚前「薛三省的媳婦道：好姐姐，你從幾時來家裡要句高聲言語也沒有。如今做新媳婦，是怎麼來這們等的？」、「薛夫人說道：你家中的那溫柔都往那裡去了。」（四十四回）。從溫柔輕聲細語的少女，一變而爲凶神惡煞的悍婦，其間的曲折經過原委，我們試從婚後夫妻的相處、與公婆關係、與娘家關係等三方面探析。

#### 一、夫妻的相處

從《醒世姻緣》的宿報觀而言，薛素姐的前世是一隻牝狐，因爲引誘狄希陳的前世晁源而被殺害，所以這輩子投胎來報仇。因爲宿報觀，所以素姐對狄希陳沒有好感，其次從她的表現而言，婚前，由於狄、薛兩家父母要好交厚，所以家人經常往來。狄希陳至薛家，年幼的素姐便閉門閉戶的躲藏不見，並且對母親說：



「我不知怎麼，但看見他，我便要生起氣來！所以我不耐煩見他。」（二十五回）

「他要做了我的女婿，我白日裡不打死他，我夜間也必定打死他，出我這一口氣。」（二十五回）

素姐對狄希陳十分的不喜歡。胡適先生認為是由於狄、薛二家是世交，雙方父母時相往來，而薛素姐的二位兄弟更與狄希陳同在書塾一起讀書，所以狄希陳的底細，素姐一清二楚，況且他「氣質殊欠沈潛，文理也大欠通順」（四十四回），因此他的秀才資格也是薛素姐的兄弟幫他作鎗手得來的，再加上二位兄弟常在素姐面前透露狄希陳的種種笨狀，如「惟狄希陳一個字也不認得，把著口教他，眼又不看著字，兩隻手在袖子裡不知舞旋的是甚麼，教了一二十遍，如教木頭一般。」（三十三回），因此胡適從心理作分析說：

這樣一隻笨牛，學堂裡的笑柄，考棚的可憐蟲，偏偏娶了一位美貌的，恃強好勝的，敢作敢為的夫人。他還想受她的敬重嗎？他還想過舒服日子嗎？（註五）

因此，美貌、好強的薛素姐會瞧得起狄希陳嗎？

拿著你就當個兒，拿著我就當個媳婦兒。為甚麼倒把家事不交給你？倒交與個雜毛淫婦掌管，叫他粧人？你那種子不真正罷了，可為甚麼騙了好人家的閨女來做老婆？俺薛家那些兒辱沒你，你沒娶我過門來，俺兄弟就送你一個秀才。你那兒戴著頭巾，穿著藍衫，搖擺著支架子，可也該尋思，這榮耀從那裡來的？（五十六回）

薛素姐咒罵狄希陳時，十分看不起他，一方面他表現懦弱，二方面狄希陳確是憑藉素姐娘家的兄弟，才得到秀才功名，自然心虛而無理可駁。素姐的氣盛與狄希陳的理虧，二個人相處時地位就不平等了。

他們夫妻的性關係也並不美滿，薛素姐在洞房花燭夜把狄希陳逐出房間，後來薛素姐因酒醉疏防，才使狄希陳乘機霸王硬上了弓而圓房（四十五回）。夫妻的性關係不美滿的原因是素姐看了狄希陳就有氣。

素姐道：我實是不好幹，我只見了他，那氣不知怎那裡來，有什麼閒心想著這個。（五十九回）

素姐說：「這睡不睡我倒不放在心上，不希罕這醜營生！我要把這件事放不下，可從早裡也生了孩子了。」（九十五回）

素姐討厭狄希陳，間接影響夫妻的閨房生活，而素姐沒有生育兒女，也導源於此。

愚鈍、懦弱、好色的狄希陳對素姐的感覺是：

我不知怎麼，只見了他，身上滲滲的。（四十五回）

狄希陳看了素姐就膽怯的原因，在茗狂的《醒世姻緣傳考》分析理由有三：一、愛之太過，二、本身太糟，三、難言之隱（註六）。由於薛素姐是個美貌佳人，狄希陳對她愛懼有加，狄希陳也有自知之明，他的秀才是靠薛素姐的兄弟才取得的，夫妻間氣勢的強弱，形成悍婦與懦夫，終致使狄希陳逃離薛素姐，另娶童寄姐為妾。可是天地雖大，他仍是無處可逃，而薛素姐也不能脫離這個婚姻枷鎖，雖然他們夫妻不恩愛，相處也不快樂。

## 二、與公婆的關係

古代女子出嫁，脫離父家，加入夫家後，就不僅是丈夫的妻子，而且成了夫家闔家的媳婦。在與丈夫的親屬發生的一定親屬關係中，與公婆的關係是最主要的。不孝不敬便有虧婦道，為「七出」條件之一。

薛素姐在婚後，曾因鞭打丈夫狄希陳，而被婆婆打了四五十鞭子，「從此素姐也通不出房，婆婆也絕不到他房裡」（四十八回）。對素姐的忤逆；公婆一則為了獨兒獨媳，一則恐人笑話，所以開始尚能忍受。但在狄希陳私藏舊情人孫蘭姬的汗巾、眠鞋而東窗事發後，素姐對婆婆替兒子的袒護縱容，發出不平之鳴：

這樣有老子生沒老子管的畜生，我待不見哩！一個孩子，任著他養女吊婦的，……兒幹的這歪管生，都攬在身上；到明日，閨女屋裡拿出孤老來，待不也說是自家哩。（五十二回）

狄婆婆偏袒兒子，素姐自然不滿，公公狄員外娶妾，素姐的反應更是憤怒不平、恐懼不安。

沒廉恥的老兒無德，髮色也都白了，幹這樣老無廉恥的事。（五十六回）

只素姐想調羹生了兒子奪了他的家產，盡夜只是自計，幾次乘公公睡著時，暗自拿了刀要把公公的××割了，叫他絕了欲不生兒子，免奪了他的家私。

（五十六回）

素姐擔心將來狄員外的妾調羹生下兒子會與她爭奪家產，因為基於古代女性生



活在沒有繼承財產權，也沒有經濟獨立能力的社會，是以素姐對財產的繼承虎視眈眈，不容旁人瓜分，在於沒有經濟上的安全感。

公婆對素姐的忤逆不孝，虐夫行爲不滿，而素姐對公婆偏袒兒子也不服氣，因此，素姐與公婆的關係相處的並不和諧。

### 三、與娘家的關係

陳若璋在〈婚姻暴力中夫妻的特性〉中敘述妻子的特性，有一項是：「和社隔離，遇到挫折時，很難找到可以支持的朋友和親戚。」（註七）。古代女子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去廟裡上香拜拜都被禁止（第一回），因此生活圈十分狹隘，娘家便成爲與外界連繫最親密的管道，感情支持的最重要的支柱。

素姐婚後與娘家的關係，書中敘述如：

薛夫人道：你爹已是冷透了心，兩個大些的兄弟恨的你牙頂兒疼，你要只是這們等的不改，我也只好從今日賣斷這條路罷了。（四十八回）

薛三省、薛三槐兩個媳婦，薛教授都禁止了，不許來看他，凡遇節令，也都不著接他回去。（四十八回）

素姐的父母、兄弟對素姐忤逆公婆、虐夫，感到不滿與沒有面子。因此素姐在娘家沒有强有力的依靠與支持，甚至不願與素姐往來，因此素姐與娘家關係十分冷淡。

素姐由於婚姻的不幸福，對父親薛教授亦有怨言：

說他爹是老忘八、老燒骨，捨的把個女兒推在火坑裡，瞎了眼，尋到這個女婿。（五十二回）

娘家中唯一支持她，站在同一陣線的，只有素姐的親生母親龍氏，可惜他的出身不好，粗俗沒有見識，對薛素姐沒有正面的幫助，反而助紂爲虐，使素姐愈加如虎添翼，理直氣壯的虐夫。

薛素姐婚後的生活，與丈夫狄希陳相處的不美滿、不幸福，與公婆關係也並不和諧，而娘家的父母兄弟也對她冷漠，素姐又沒有生育子女，因此素姐的婚後生活是不快樂、空虛、孤立無依的。唯一能發洩她情緒的對象，只有生活上最親密的丈夫狄希陳。

### 肆、薛素姐的殺夫原因與方式



薛素姐與狄希陳的惡姻緣，《醒世姻緣》中作者歸於在果報觀的單純動機上，由於前世冤孽，所以今世報仇。然而從故事情節演進的邏輯性和合理性探討，作者運用細膩的筆法，塑造前因後果，使這個婚姻的爭戰，落實到現實的生活上，反映出當時的社會狀況及世態人情，也因此，素姐殺夫的事件具有某種象徵意味，不僅可以觀察當時的價值觀念，更隱約地透露出作者的心靈陰影。在此，我們不妨重新審視這段殺夫事件的前因後果，並提出合理的解釋。

薛素姐與狄希陳的締結婚姻是「父母之命」，實際上素姐並不喜歡狄希陳，並且二人外形、個性、出生背景的差異，造成夫妻關係的一強一弱，以致出現悍婦薛素姐的虐夫行爲。如書中暴力方式的描繪：

素姐就跑上前把狄希陳臉上兜臉兩耳拐子，……打的那狄希陳半邊臉就是那猴定一般通紅。（四十八回）

素姐伸出那尖刀獸爪，在狄希陳脖子上搗了三道……。（五十二回）

素姐將狄希陳扭肩膀，擰大腿，掐胳膊，打嘴巴，七十二般非刑，般般演試。（五十二回）

薛素姐打耳光、指甲抓、扭肩膀等行爲，是屬於家庭暴力。家庭暴力是指「發生在家庭成員間的暴力行爲，造成其中一方生理及心理上的傷害。」（註八），薛素姐與狄希陳的婚姻關係而產生的家庭暴力，又可將其歸類於婚姻暴力的類型，婚姻暴力是指：「配偶之一方遭受到另一方言語、肢體、性等方式的虐待。而婚姻暴力中的虐待行爲是指：引起配偶生理傷害和精神恐懼、不安的言行。包括：攔打、揍、踢、掐、或使用器具傷害配偶；使配偶心生畏懼，受害者被傷害的程度可分不需要治療、傷害、甚至死亡。」（註九）這些暴力行爲，在他們的婚姻生活中，如前所述，如指甲抓、打耳光等，都能得到印證。

薛素姐與狄希陳家庭婚姻暴力產生的基本原因，除了果報觀外，可發覺是由於傳統社會的「夫爲妻綱」的男尊女卑觀念，以及對男性一妻多妾、尋花問柳的特權而導致，再加上婚姻長期未調適好的壓力，因此一產生衝突，就出現婚姻暴力行爲。比如書中描繪狄希陳婚後私藏舊情人孫蘭姬的汗巾、眠鞋，東窗事發後，素姐對他的拷打方式是：

只見一根桃紅鸞帶，一頭拴著床腳，一頭拴著狄希陳的腿，素姐拿著兩個納鞋底的大針，望著狄希陳審問一回，使針扎刺一會。（五十二回）

由於狄希陳對舊情人念念不忘，而私藏紀念物，以致素姐用針刺狄希陳的腿，而狄婆婆辯駁是「嫖來是養漢老婆的鞋，漢子嫖老婆犯法麼？」（五十二回）認為兒子嫖妓是正當合法的。

素姐在不幸福婚姻過程中，所形成的挫折，她表現的反應便是向構成挫折的人作直接攻擊，加以狄希陳的懦弱懼內，因此，從初期的打罵等輕微暴力方式，演變至後期，素姐的挫折感愈深，暴力方式就愈兇狠，終於日積月累，導致了素姐殺夫的決心與行動。

素姐的殺夫過程發展如下，首先是在素姐二十四歲，她與侯老道、張老道一群婦女上廟，卻被一群光棍欺負而被剝得衣服罄清，素姐要兄弟丈夫去遞呈狀子告官，卻無人替他出面，因官府早已明文規定不准受理這類案件，素姐就自行找人寫告狀，卻被太守不准歪狀而被駁斥，素姐對此「恨丈夫兄弟不肯與他出頭洩恨，恨得誓不俱生。」（七十四回）素姐這時是個年輕少婦，被人當街脫光衣服，她又是好強性烈的個性，自然滿懷憤恨，為此還捏造丈夫兄弟病死，請道姑超生念經（七十五回），素姐對狄希陳從此是恨之入骨，沒有夫妻的情義。

其次狄希陳奉文赴監進京，素姐在家養了隻猴猴，將它當作是狄希陳，每日打罵，沒想到猴猴竟將鐵鍊掙斷，反將素姐「啃鼻子、摳眼睛，把面孔搗得粉碎。」（七十六回），貌美的素姐，從此成了少隻眼睛、缺了鼻子的妖怪，這對一個年輕又美麗的少婦而言，必是很大的精神打擊，於是孤立的素姐將這仇恨自然又歸在狄希陳身上，「千惱萬恨，不咒罵那猴精，只咒罵狄希陳，發恨要報仇泄恨。」（七十六回）

然後素姐知道狄希陳在外娶妾時，暴跳如雷，而狄希陳又計騙素姐留在家中，帶妾童寄姐上任作官，素姐得知，沿路追趕，卻被同去的廚子呂祥拐了驢子，流落異鄉，雖遇了好人韋美送她回鄉，可是也受了許多狼狽，這一肚子恨氣，使得素姐誣告狄希陳謀反大逆，不料被鄰居作證，反被官府「一撈一百敲」把手指都撈爛了，因此「恨得別人不中用，都積在狄希陳一人身上，夢想神交，只要計算報仇雪恥。」（九十四回）

因此狄希陳在外娶妾、用計騙她、遺棄她、素姐毀容……，這樣的一連串打擊刺激，造成她一有機會就展開報仇洩恨的暴力行爲，其方式有：用棒椎打了狄希陳六百多椎（九十四回）。用炭火燒狄希陳的脊梁（九十七回）。顯示素姐已有殺夫



抵命，與之俱焚的決心與行動。「他太欺心，我饒他不過，今日合他對了命罷。」（九十五回）

狄希陳愈膽怯愈逃避素姐，使素姐懷恨更深。終於「素姐將那牆上掛的撒袋取了一張弓，拈了一枝雕翎鏢箭，照得狄希陳真實不差，從窗的書面颯的一箭，只聽得狄希陳噯啣了一聲，往前一倒。」（一百回）「素姐喜道：此番再無可活之理，方纔報了我的冤仇！」她的心情是洩恨報仇的實現喜悅。狄希陳則後因高僧搭救與指點，虔誠持誦《金剛經》一萬卷而解除冤孽，素姐因而得病身亡。

薛素姐對狄希陳的虐夫、殺夫等婚姻暴力行爲，應屬於一種變態行爲，因為虐待異性實際上是具有一種象徵性行爲，而虐待男性是代表對權威的反抗和障礙的摧毀，薛素姐在現實生活中遭受如前所述的挫折與欺凌，自然形成對狄希陳的報復反抗心理。因此，經由以上的殺夫過程探討，素姐對狄希陳的婚姻暴力行爲可視爲對傳統婚姻制度的反抗，「男尊女卑」不平等待遇的抗議。

## 伍、結語

《醒世姻緣》中，作者生動塑造刻劃了一位悍婦——薛素姐，她的虐夫方式，層出不窮，除前所述外，還有如：煙薰雙眼（六十三回）、監禁（六十五回）、餵蚊蟲（七十五回）等，千奇百怪。而她處心積慮想要致夫於死地，除了符合作者欲表達之果報與命定觀的目的外，經由以上的探析，我們可以發覺，由於以往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形成婚姻制度的不合理，如：一夫多妻制、出妻制、女性沒有經濟獨立的能力，因此在婚姻的不自由、不平等等因素下，產生了一位虐待狂的薛素姐。

作者雖然在思想上仍跳脫不開時代的影響，用果報觀來解釋姻緣的命定。但他強調了女性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和角色。本書在人物的塑造上，表現十分生動；對話口語的運用也非常傳神逼真；對當時社會現狀的描繪十分的寫實，這都是我們研究當時社會最好的資料，也是本書的價值。

探索傳統，是爲了更了解現代。而時至今日，家庭婚姻暴力事件，不論中外，也仍時有所聞，這是否顯示男女關係的調適，家庭角色的定位，女性權力與地位，在現代仍是一個有待學習、改進的重要議題！

## 附註：

註一：此處引自《醒世姻緣》附錄徐志摩著的《醒世姻緣傳》序，頁一八七

註二：此處引自《醒世姻緣》附錄徐志摩著的《醒世姻緣傳》序，頁一八六

註三：引自蔣祖怡編著「小說纂要」第一章「小說的領域及其本質」，頁四

註四：引自《中國傳統妒婦故事研究》 張本芳撰，頁六六

註五：引自《醒世姻緣傳考證》 胡適，頁六六

註六：引自《醒世姻緣傳考》 茗狂，頁四

註七：引自《家庭暴力防治與輔導手冊》 陳若璋編著，頁廿二

註八：引自《家庭暴力防治與輔導手冊》 陳若璋編著，頁五

註九：引自《家庭暴力防治與輔導手冊》 陳若璋編著，頁六

## 參考書目

醒世姻緣 西周生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民國八十年七月

醒世姻緣傳考證 胡適 遠流出版公司

中國古代小說演變史 齊裕焜主編 敦煌文芸出版社

心理學 張春興 台灣東華書局有限公司

家庭暴力防治與輔導手冊 陳若璋著 張老師出版社

從心理學看女人 劉惠琴 張老師出版社

中國婚姻史 陳顧遠 台灣商務印書館

中國婦女生活史 陳東原 台灣商務印書館

中國婦女生活史話 郭立誠 漢光文化事業公司

中國歷代婚姻與家庭 顧鑒塘 顧鳴塘著 台灣商務印書館

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 陳平原 久大文化有限公司

中國通俗小說理論綱要 周啓志主編 文津出版社

明清小說叢稿 孫遜 孫菊園編著 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

小說面面觀 佛斯特著 李文彬譯 志文出版社

小小說的寫作與欣賞 丁樹南編譯 純文學出版有限公司

中國小說史 孟瑤 傳記文學社

中國小說史略 魯迅 風雲時代出版有限公司

古典小說散論 樂蘅軍 純文學出版有限公司



舞台上的歷史人物 李璫璫 台灣商務印書館

欣賞與批評 姚一葦 遠景出版社

小說戲曲研究第四集 人情慘劇——明清小說中搶奪絕產的故事 胡萬川 聯經出版公司

醒世姻緣傳研究 朱燕靜 台大碩士論文

中國傳統妒婦故事研究 張本芳 逢甲碩士論文

清代小說 何錦山 電大語文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論《醒世姻緣傳》的因果報應與思想意義 嚴云受 安徽師大學報哲社版一九九三年一月